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五

元 吳澄 撰

說

慎獨齋說

天下人人讀大學中庸二書於誠身之要皆曰慎其獨也讀者類能言之古舒李文質彬叔以儒飾吏亦克自持取慎獨二字名所居而淮西憲官溫侯為書其篇發

揮旨意者不一而泰州教授王實所述顔楊馬趙四君子之行最為明切夫易以溺人汙人者色與貨也非理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茍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顔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卻金若司馬君實趙閲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於幽閒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者將以警夫中人以下也今彬叔不俟他人之警而警於屋壁之間其異於人也遠矣予嘉其可以為吾儒之式豈特可為吏師而已哉

主敬堂說

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

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修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絶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虚虚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

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
河中張克恭名其讀書之堂曰主敬而問其說於予北
方學者篤厚沉毅類無南方輕揚浮淺之習固睎賢睎
聖之器也標揭作聖之要言置諸屋壁間晨夕目睹其
志可尚已嗚呼近世以來學者爲虛言所誤幾成膏肓之
疾予而曰程謝尹朱之言敬蓋如此是又以虛言而益
學者之疾也夫何敢雖然主敬之事人皆可勉能無庸
以子路之不速悟而憚其難也其亦因名堂之虛言而

務修已之實功也哉

淵默齋説

君子之道語默隨時豈偏於默哉雖然語者默之賔也默者語之主也默之時固默語之時亦默也夫子欲無言子貢之徒不知悟是意也莊氏乃能知之故曰淵默默者無言之謂而喻之以淵默之意也淵者何静而深也惟静語默惟深故默彼躁於外淺於中則其發言也不擇惡乎默西川李岩平章公之子資態而學專不躁

不淺欲由寡言以至於無言以淵默名其燕坐之室之二字雖出莊氏書而實有契於聖人警子貢之意朱子感興詩之末篇演繹其旨甚惓惓也而或以莊氏為異乎吾聖人者過也夫莊氏之書於人倫日用頗有戾於吾教者吾違之於心原道奧茍有契於吾學者吾從之可也非從莊氏也從吾聖人也夫無言之時其默也如淵有目者莫能測有言之時其聲也如雷有耳者莫不聞此君子之道語默隨時者也公之子與予之友黃祖

德游縣有聞乎君子之道予是以志之云爾

敬堂說

淮西楊應叔以敬而名其讀書之堂噫大哉名堂之義乎古聖人垂世之言肇自唐虞而典謨之書言敬者不一商人周人之詩周公孔子之易繼繼言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下逮傳記諸家之言又累累及之然惟商頌周雅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兩辭為以此贊詠湯文之德其餘言敬各隨所指鮮或該體用之全而言也夫子

答子路君子之問曰脩己以敬所該則廣矣而子路曾莫之悟反疑聖人之言淺近而不知其甚深甚遠也千數百年之後程子始闡明之以極於天地位萬物育而讀者亦或為之茫然夫敬者人心之宰聖學之基也釋其字義曰欽曰寅曰祗由中而外曰恭曰莊曰肅獨程子擺脫訓詁而謂之主一無適其開小學者之意至切也應叔以予之嘗有志於程學也請予說以文其堂之名予不敢臆說也睎程子之學當自朱子之言入以演

釋敬齋之箴以裨益敬堂之義箴之首章潛心以居者靜而居處之敬也其次章擇地而蹈者動而步趨之敬也三章之如賔如祭者形見于表之氣象也四章之如瓶如城者保持于裏之念慮也故總之曰動靜無違表裏交正五章之不東西南北則心之無適而達於事也六章之弗貳二參三則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也其發程于四言之精蘊未有若是其悉者而衣冠瞻視足容手容之間出門承事守口防意之際皆一身用功之實地

應叔謹飭士也於父為才子於弟為令兄於鄉為良朋友於官為賢師儒進於是也盖不難亦在乎為之而已目堂之扁孰究而信蹈焉則敬不于其堂而于其人不然堂之名虚名也予之說虚文也敬於何有

立齋說

有學者言陜士翟璥友諒質美而劬書京兆蕭維斗名其齋居之室曰立敢問立之義何如予曰大哉蕭君之所以期於人者乎昔夫子之徒三千其間粹德英才不

少矣而夫子未嘗以立許之非薄於待人也誠以立之未易能而不敢輕許也自漢以至于今千有餘年務學之士奚啻百千萬億而能立者幾何人哉士之有立蓋不一端以春秋叔孫豹所云則有三焉有德之立有功之立有言之立三者之立古之上聖大賢其至矣吾姑論其次夷齊之讓曾閔之孝立德者也周霍之安漢狄張之復唐立功者也漢之賈董隋之王通唐之韓愈立言者也夫子之言孝以立身為孝之終立身者行道於當

時揚名於後世亘古今而不朽夫是之謂立翟君如欲副蕭君之所期其思所以立之之方乎或曰立於禮可與立三十而立非所謂立乎曰此言既有所知而固守不移之謂非立身之立也然果能有知而又能固守則其能有立於世也可冀矣一立字之義雖不同而實相因也志於有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哉學者欲筆吾言以寄友諒予曰諾

敬義齋說

敬勝怠義勝欲其言肇於古冊書而周太師尚父以授武王後五百餘年夫子賛易有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說敬義二字遂為萬世聖學之根基然自孟子沒而其言絶漢唐千餘年間知之者誰與宋程子出而後直内方外之學復明於世同時見而知之者異時聞而知之者豈無其人求如程子之直有得乎是者亦無幾也予之愚騃自少妄有志於程子之學心必主於一事必合於宜學之踰五十年而卒未有得也盖其資質之庸下功

力之淺劣故爾今聞大名王君伯玉以敬義扁其齋室卓哉立志之高乎聖也者人皆可學也患志之不立與夫所以充其志者或未至焉爾矣王君有是志又有以充其志學之可以晞聖也孰禦它日解后以其所志者諗於予予亦以其未有得者質於君互相激勵其不兩有所益哉若夫掇拾先儒之所已言而曰若是斯為敬若是斯為義則凡世之為學為文者人人能予則恥躬之不逮而不敢出諸口也

逍遥游說

周流六合臨睨三光此屈子之遠遊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此莊子之逍遥游也世世其果有斯人乎葢未之知爾於乎蜩鳩斥鷃又惡能知九萬里之上有大鵬者哉

無塵說

上方道士陳子靖通三教書醫之一枝進乎工巧以無塵倅其名問余曰若何而可以無塵也余曰子之道所

貴也余儒流惡足以知之抑佛者有言根立而塵集有根斯有塵也六根其能無乎根不能無則塵豈能無哉故佛者必務寂滅以無其根而老者亦務清靜以無其塵二氏之學余不能知也又安能為子言之也耶無已則姑為子言儒者之學余嘗聞邵子年十歲學於里遂盡里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一二年二十學於鄉遂盡鄉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三四年三十學於國遂盡國人之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五六及至年四十能盡古今之

情而已之滓十去其七八年五十能盡天地之情而已之滓無可得而去此非所謂無塵者乎然以其天挺人豪英邁蓋世之資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之功猶必學至於五十而後無滓也明得盡則查滓渾化程子亦云查滓渾化者無塵之謂也而唯明之盡者能之爾余固願學焉而莫之能至也然則吾儒之無塵蓋不易能也不知以清静寂滅而無塵者其難易為何如無塵乎無塵乎尚其名不既其實可哉

永愚說

愚者智之反也智為五常之一人孰不欲智哉不恃其智而自守以愚不耀其智而自晦於愚唯古昔之聖神後來之老莊能然亦有其識深潛其才隱約而其智難以淺窺者顏淵甯俞是也夫敏於悟道之謂智而顏子之聽受師訓若無所悟疑於不能敏巧於避禍之謂智而甯子之衝冒艱危略無所避疑於不能巧人或謂之愚焉然顏子於不違之際如愚如也者愚之似爾究其

實不愚也甯子於無道之時則愚則也者愚之暫爾要其終不愚也顔之敏悟不惟精於知而且果於行甯之巧避不惟免於身而且利於君智孰大乎是故顔甯之愚非真愚二子亦未嘗自以為愚也凡自以為愚者徃徃出於憤激非由衷也柳子厚少已嶄然露頭角自恃其智何如也未幾一斥不用不勝其憤激而假託於愚溪池亭島悉以愚名此豈由衷之言乎友人謂以立之客徐元壽號永愚而求言於予夫愚之名一而所

指各不同愚智之分或指質之豁敏巧拙言或指學之明昧敏鈍言或指身與時之窮達遇否言予未知元壽所謂愚者何所指其憂自躍之或過而以愚自矯與抑慮自守之或渝而以永自誓與予莫之能知也又豈容於臆說哉它日倘一見見面而知心然後因所指之實而頌焉而規焉蓋未晚也

思誠說

子思子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

子述其語不曰誠之而曰思誠何也思也者所以誠之也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而又云思者聖功之本前後聖賢之立言若合符節天何思哉而四時行焉而百物生焉自須臾頃刻之近至于千萬億年之久而如一夫是之謂誠天之道若此而聖人亦天也其德之純同天之不息生而知之不待思而得是以安而行之不待勉而中也下聖人一等思而後能得則勉而後能中矣斯其為思誠者歟昔丞相張魏公名廬陵文節楊先生之齋室

誠誠宋孝宗御書誠齋二字以賜山南僉憲史侯文名先生玄蔣若義之齋室曰思誠而孝廟神明之胄趙子昂承旨又書思誠二字以遺祖孫輝煥於百有餘年之間豈哉趙謂史憲欲使孫之思其祖蓋借孟子思誠之言而寓慈孫念祖之意云爾夫誠之為誠一也然有中庸孟子所言之誠有文節先生所能之誠清修苦節清誠清也苦誠苦也文節之實足以副魏公之名則然誠者實而已今先生之孫一行在身必實而非僞一言出口

必實而非虛口無虛言身無偽行其不為之誠乎其不謂之思其祖者乎若夫天道之誠唯天下之至聖能盡其道古之大賢雖能知之雖能言之而能行之或猶未至澄也固嘗從事於斯老矣而未之能知也未之能言也將以已所不能知不能言而勉若義豈誠也哉則亦曰思爾祖之為近而可能也

靜淵說

其靜也淵水之止也其動也川水之流也惟其止而常

定是以流而不返古之大聖人葢若是常定謂何事物不撓心也不息謂何須史不離道也吾夫子之後與其人矣同時魯國一顏子曠千數百年之久江南一周子河南一程子其幾乎予自幼弱志在晞三子資不而學不力年八十餘而未之得也彊壯時嘗取友於天下合朔南所見奚啻百千萬億人而莫之知也倏有人焉以静而自命豈將可嘉可尚而已抑亦可驚可駭也何也二字之實未易能則二字之名未易當也而予之舊友以

書問其說夫粗有所知者默無所言妄有所言者曹無所知也予敢輕言哉非不敢言不能言也靜淵之云將徒竊其名乎將欲旣其實乎如欲旣其實試過予相與默坐一月庶或相觀而微有悟也靜淵者誰胡氏光祖問予者誰黎氏希賢俱章貢人也黎予所識胡予所未識

青溪道士默易軒說

有一道士空同其躬鴻濛其衷其動顒顒其止雍雍濯

纓乎青溪之上混跡於黄垓之中手持一編過予而言曰吾後睴結廬數椽即大隱壓成小洞天鑪熏梟煙韋編置前蘭露浄滴汞朱細研執筆臨文虢點易軒敢問何知予未及答不覺輾然易道至矣匪書可傳求之句讀如錐測淵曷探其賾曷鉤其玄盍且援筆襲韜卷袠沈消百慮静虚一室神如歸来閉塞勿出進修存存退藏密密昭昭南端靡白可觀冥冥北牖靡黒可守我乾我坤自尊自卑我坎我離自倡自隨易道於斯奚以點爲舍

蚌取珠得兔忘蹄本無二經本無十翼安有九師安有八索易之門庭甚寛甚宏易之官奥甚深甚窈易之樓閣八牕寥廓易之路途萬里舟車天圓吾廬地方吾礡馮用夫軒而構此屋爰覿溪隅孰是漁夫溪上一葉恍若海桴其載有月其鉤無漁可論易者斯人也與倘能樵乎試往與俱道士喚鶴速騎以趨四顧悵恍莫知所如道士爲誰北嶽恒山人僑居江之南餘三十春家世儒士因柱下叟命氏予不知其名從道其字

思無邪齋說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于乎內內心不二不襍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

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襍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襍勉之言固甚美乎疑

能君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絶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為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自初而持戒持律絶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烏乎而可以不二不襍乎

吴文正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七六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掄

吳文正集卷六

元　吳澄　撰

說

丹說贈陳景和

丹出井中玉質而日色蓋至陽之氣所成知丹之名則知丹之實矣希夷先生陳圖南所傳六十四卦丹之道具是曾山景和非圖南後人乎好外丹夫外者内之景

象也如好之有圖南之圖在

藥說贈張貴可

人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有是言也張貴可設藥肆三十年餘自前至今如一日其生藥精而不倦於治擇其熟藥真而不雜以僞贋又得方外高人傳授丹法墨法興衆迥别養命者服之而效濡豪者用之而良取信於遠近有年矣而敝衣羸形安守其業恬然無欲羸貪利之心庶幾乎古之所謂有恒者歟柳子厚嘉宋清市藥

而不為市人之行余於貴可亦云

丹說贈羅其仁

丹也者至陽之氣所成也似朱非朱似赤非赤丹之色也似玉非玉似石非石丹之德也古之真人陽純陰絶方其初也以無象有用鉛非鉛用汞非汞成之而温養使精神魂魄混合不離可以長久者内丹也及其究也以有象無用鉛為鉛用汞為汞成之而服食使骨肉血髓消鑠俱融可以升舉者外丹也後之名醫以藥濟世

為之湯以治經絡為之散以理中焦為之丸以達下部而丸之別或名為丹何哉蓋以其匹配隂陽依放造化可以愈沉痼可以扶危急可以救卒暴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延年益壽雖醫之用而有仙之功焉其名之曰丹也不以此乎盧陵羅其仁克紹父之業工鉛汞交媾之術鼎爐烹煉之法推其餘為丹藥以療未病之人其為人慈善篤實志於利物不志於利已其為丹也既有仙之功其為人也又有仙之行矣功行可仙則丹非凡丹

也得是而服食焉者不謂之得仙丹也歟

琴說贈周常清

昭文善鼓琴而文之綸施及文之子何也以其伎之異乎人也盖若僚之丸秋之奕養叔之射造父之御然茍非精於其伎有以自好則不終其身而廢業者有矣尚能家傳世守之耶廬陵周大江挾琴遊士大夫間號爲琴師莫之可儷也其子常清得其父之伎延祐戊午春予與同止宿者再浹日每於隔壁聽其吟弄之妙壓累

為之傾消於是深服其伎之精予自少有志於樂嘗歎古樂泯絶學之無由夫八音之中革木無當於五聲匏竹土之與金石五聲雖具而其節奏不過教坊燕樂絲之一音若箏若纂若箜篌若琵琶非古雅樂器無足論者唯琴瑟古樂器也瑟之器雖古而聲亦令庶幾可以古者琴而已琴之譜調超出俗樂之上然自古及令不知幾變矣更造改作者果皆石夔師曠其人乎抑亦猶夫人也唐宋盛時韓子歐陽子所聽之琴猶不免可憾況

後此者乎以予所知未百年間已變三譜愈變愈新其聲固有可尚而纎穠哀怨切促險躁或不無焉淳古遺音和平安樂澹泊優游之意其亦若是否也世之能琴者往往非儒能儒者又不知音欲與論此而無其人大江儒者也而精於伎常清歸省其以予言質正於家庭他時再會必有以起予者故於其行也書此以贈

丹説贈劉冀

劉冀仲山通醫之書明醫之理傳醫之方得醫之法其

辨脉也精其識證也決其用藥也審而不緩奇而不險其收功也全多而失少又遇異師授丹法其上之却老還童者頗秘未暇問其次之濟世活人者嘉與衆共之藥物有交媾火候有進退有烹煉有温養宜其妙合陰陽巧奪造化而愈難愈之疾長彌長之壽也是豈可與藥市市藥者同日語哉

丹説贈吳生

有神仙延年之丹有神醫愈疾之丹實殊而名一葛溪

吳仁叔丹藥作效於人多矣取信於人久矣一門二弟同得其法今見其弟如見仁叔焉

文泉說

昌化縣主簿錢自牧言其所治縣有隱士陳希仁博學能文以文泉號其所居之地予問之曰文泉者舊有此名歟抑新爲之名也簿曰地有泉而陳以文之一字名之爾予曰人稱蘇明允爲老泉者以其地有老人泉故借其地以號其人非新創名也惟柳子厚謫居冉溪之

側特以愚名其溪元次山在南方往往為水立新名道州有水名濂溪者亦次山之遺教其後周茂叔先生寓江州城外取道州舊地名名其書院曰濂溪蘇子瞻詩云先生本全德㢘退乃一隅謂其取㢘之義以名溪而旁加水字也泉之名為文者其亦昔人以愚以㢘名溪之意歟愚非美名㢘亦一善而已昔人薄於取名葢如此若文之名則其義甚大非愚與㢘所可同也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天地人之文具備於聖

人之身堯舜禹湯文武而下惟周公孔子可謂之文也故曰文不在茲乎秦漢以後儒者不知道惟以言語之工為文則既非矣蘇子瞻嘗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以言語之工為文者倘如蘇子瞻殆亦庶幾焉夫水天下之至文也而泉者水之初出陳君以文號其泉自負豈淺哉最下猶當為蘇子瞻遡而上則周孔之文又非子瞻之所得聞者名之浮於實君子必不為也錢薄請録吾言辭不獲遂書以遺

松友說

松木之貞堅也其爲友者爲誰魯論美其後凋蒙莊美其冬夏青青皆與栢並稱然則栢其松之友乎戴記美其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不止與栢俱而又與竹儷世俗亦以松竹梅爲歲寒三友然則竹梅其松之友乎人之可與松友者必如栢如竹如梅而後可盤桓於孤松之側松所友者晉淵明也吟哦於二松之間松所友者唐斯立也鄱陽陳聖舉嗜書有清致以松友名其居夫

不以我友松而松與我友者其節其心當有以肩陶而軼雀不然松之為松綠蘿施之矣何以表然特立於栢與竹梅之上哉臨川吳澄為作松友說

冰花說

清江鎮李巡檢廉惠人也所涖之地瓦屋有霜結為冰花史圖其狀以美俁客傳其圖以示予予為之言曰凡天下之物每有多有者為宜希有忽有者為異妖者宜則祥者異也常者宜則怪者異也其妖其祥其常其怪

或謂之宜或謂之異在天在人一也夫廉恥道喪貪濁成風瘠人肥己殘下罔上者比比而是於斯時也而有人焉以清謹爲行以寛厚爲政乃見於甲小之官遐僻之地豈其宜哉異也有雹有雷有風有雲氣侯嚴肅則露凝爲霜雨凝爲雪水凝爲氷天之常也若夫霜堅成氷氷鏤成花稽諸前志參諸雜記其似此者於昔爲間見於今爲非常豈其宜哉異也由此觀之李侯人之祥也氷花天之怪也衆皆若彼侯獨若此惟其祥故在令

以為異常時所無一旦所有惟其怪故自昔以為異夫人之異非必有以感乎天天之異非必有以應乎人二異於一時而適相遭吾安得不以人之異者為斯時喜又安得不以天之異者為斯時嘆也哉

觀瀾說

予家有清池可十畝泉冬夏混混不竭月夜乘舟扣舷蕩漾其間彷彿赤壁之遊之樂地四平無山林障礙微風發則粼皺淪漣倡披繽紛如綺如縠如鱗如鬣不可

勝狀有天下之至文焉大父嘗結廬西南涯開軒面之曰觀瀾軒有客難曰瀾之雄偉壯盛者長河大江之流洞庭彭蠡之瀦也今以一勺之水而觀其所謂瀾得無見笑於天吳哉主人答曰子知孟子之言觀瀾者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貴乎水之有源也潢潦之水雨集而盈雨止而涸何瀾之可觀若夫有源者則異是彼之經數千百里而來合數千百川而一者有源也此之歷四時千載而如一日者亦有源也有源既同則有瀾亦

同也泰山之與秋毫政未可以大小而殊其觀於是客無以應也金谿洪君恢廓尚義所居有觀瀾閣浚渠導溪引活水至前殆與予之大父同其趣盖有源之水不必如長河大江洞庭彭蠡之廣且深而後可觀也青田陸子近世大儒之知道者洪君生不同時而與同里增修祠宇以表欽慕是必悠然有會於其心兹非所謂有源者耶譬之水然有源如是其有瀾可觀也固宜竊慮時人未達洪君之所以名其閣之意也故述予大父之

答客難者以諗

虛舟說

真定趙時中扁其燕坐之所曰虛舟蓋取諸莊氏書夫彼之所謂虛也者謂有其舟而無人主之也大槩莊老氏之學以無心待物若無主之舟然任其汎汎於水中雖偶觸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無主而非有心故也待物一皆無心倘或傷於物物亦無憾於我故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雖有己而已無心雖有舟而

舟無主是之謂虛虛舟者虛己之喻也其遠害之計高矣而終不及吾聖人之中道吾聖人之舟有主而實非如彼之無主而虛也然操之於節度行之於空隙百艘並進狹澗相遭其舟亦無所觸既無所觸誰其怒之彼無主之虛舟固為無心而亦有時觸人之舟人雖不怒心實不悅吾聖人之舟未嘗有觸於人人不惟無怒於心而其中亦無不悅之意葢莊老以無心待物聖人以公心應物其心公雖曰有心亦若無心利之而民不庸

殺之而民不怨又奚啻能使褊心之人不怒其觸而已意古聖人邈矣吾於後世得漢相諸葛武侯馬廖立李平被廢黜而終身無怨尤感之至於垂涕非其公心足以服人而然歟豈必如老莊之無心也哉時中方以才名為世用與其學蒙吏之無心而縱無主之虛舟孰若學漢相之公心而運有主之實舟乎

春谷說

河南趙和卿以春谷名其居予聞陶唐命官羲氏司春

而名其賓日之處曰暘谷暘之為義固取日出之明亦取春暘之溫春谷之春亦猶暘谷之暘也歟蓋河南為天地之中得氣候之正非特每歲之春然也世道太平而萬物皆春惟河南為尤盛周公營洛而驗諸陰陽風雨之和其事遠矣前三百年有邵子自衛來居而以收天下春歸之肝肺自幸和鄉河南人而曰春谷夫誰曰不宜然天地之氣與化移易又不知今之河南視昔何如也和鄉宦遊四方鮮或歸其鄉則亦隨所在而皆春

谷奚獨河南之谷可以為春乎春之時在天地為元在人心為仁元者藹然發生之理仁者盎然惻隱之心存此心之惻隱以同乎天地之發生則春吾心也靈明四達何往非谷而豈係乎身之所居也哉和御賦質慈良而施於政者多寬恵此其所謂春谷者也擴而充之與天地之春如一在乎人而已

方舟說

舟所以濟不通也士特舟大夫方舟諸侯維舟天子造

舟其多寡不同何也示有等也南面之君由天子下達於諸侯北面之臣由士上達於大夫臣之位至大夫而極士之志期於大夫而止龔仕璋士也而以方舟名其燕坐之所蓋以大夫自擬者歟方舟濟川之具也濟世必以人猶濟川必以舟欲得舟之用宜備舟之材古之舟刳木而已後世解木為片編以為舟一舟所須其材不一也有一不備舟不可以成濟川之具其難如此濟世之具豈不猶難於舟也邪如夫子之上聖孟子之大

賢備全人之能乃可為濟世之舟也義理有一之未瑩才藝有一之未優臨事鮮不致缺敗鄉相王文公學孔孟而志伊周節行文章為天下第一若官爵若貨利若聲色外物之欲一毫不入其心及其為相設施竟不滿人意甚哉濟世之不易能也惟完舟能濟川惟全人能濟世以荆國所志所學猶未得為全人也況不及萬分之一者乎夫濟川者聚衆材成完舟若楫若維若檣若帆靡有不完而後可以浮之江湖之中置之風濤之衝

而無滲漏覆溺之虞茍學不至孔孟才不逮伊周則皆未完之舟也其可輕試於一濟哉仕璋字民望吾同鄉人也因其所名而勉之以實作方舟說

寛居說

京兆卲信可以寛居扁燕坐之室臨川吴澄問之曰何謂也對曰寛者仁之德居者以之宅心也澄遂為之說曰人性所有仁義禮智四而四之仁其一爾四而一之仁其統也仁之量宏仁之施博故狀仁之德寛為首然天

以是理賦於人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仁之德為寛義之德為猛二者可相有不可相無若專於一則偏矣金之神王於西而秦俗往往尚義信可西人也持身峻潔涖政勇決其所得於天者義之分數多葢欲擴仁之寛濟義之猛俾所由所居義與仁合而以寛居自懋也聖賢之學使人變化氣質損有餘益不足裁其偏而約之中寛居之扁殆古人佩韋之意乎抑嘗觀夫子所言寛者實居上臨下之本論語末篇記帝王出治大槪寛

則得衆一語亦冠信敏公之前寛之用大矣哉究寛之用可以該仁之全非特可以濟義之偏而已其量兼容而并包其施廣被而普及八荒皆我闥四海猶一家寛居則然也此仁所以為天下之廣居者夫信可名思誠初以儒而仕繼為一道臬司之輔又為兩路民牧之殷充其所到可大受可大任是乃寛居之極功吾將有俟焉

蒙泉說

吾夫子之亟稱於水也果何取於水哉孟子以為取其原泉之混混也夫泉者水之原也水必有泉為之原其來者混混而有常是以其往者續續而無盡也茍無是泉則溝澮之乍盈不崇朝而已涸湖澤之極深曾幾時而亦竭水之有貴於泉者如此泉之名不一也爾雅名其所出已有三名之殊世人名其所見奚啻百千萬名之衆曰甘泉者味之宜於供飲也曰寒泉者氣之宜於救暍也曰清泉者質之宜於鑒照滌濯也推是而名雖

巧歷莫能殫真定河北之雄郡其地有名之泉甚夥而吾令君崔耀卿之別墅獨專其一㴋㴋而出涓涓而流堰之為渠瀦之為池引之導之灌田若干畝昔未有名自言蒙被茲泉之德於是假借易經卦名之字而名之曰蒙泉其取義則與易卦所謂蒙者不同也何也蒙之字義巾冪物也其加草者草之蔽猶巾之冪焉爾障隔而冥迷之蒙昧之蒙也覆幬而資益之蒙蔽之蒙也易卦所象之泉潛出於山腹之下而未達于外譬如童穉

蒙昧所向惠利未能及物者也令君所名之泉顯出於平地之上而遹達於遠隨其流注蒙被所潤惠利已能及物者也前此固有以蒙名泉者盖取易卦蒙字之義今此之以蒙名泉者非取易卦蒙字之義也一以蒙昧之蒙而名一以蒙被之蒙而名蒙之字雖同而蒙之義則異蒙之名雖舊而蒙之義則新廬陵文士劉道存主崇仁簿為官長作蒙泉記鎮陽之山川形勝崔氏之家世閥閱該載贍麗茂以加矣予復因令君蒙被兹泉之

言而剖析舊名新義之各有當於人俾得所蒙者玆泉之至德也於泉不忘所蒙者令君之厚德云

車舟說

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所以勝重也毅所以致遠也夫可以勝重致遠而行於陸者車也可以勝重致遠而行於水者舟也豫章揭秀才從吾遊也久其廣博也期於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為其健敏也期於視萬里而咫尺視萬古而瞬息故車以為名舟以為字其

欲勝至重之任致至遠之地而通行於天下者乎雖然予嘗聞諸邵子曰物者身之舟車身我也車舟也物也物以載我而行者也然我之所以為身豈五臓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以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道也道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我之所以為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天也者道為之身也至重莫如道至遠莫如道倘非恢擴堅强之車舟何能勝其重致其遠者重也遠也

身有此道故也苟無此道則雖有車舟無所可載虛車爾虛舟爾出與處與用與舍與身之所值有不同而道無不同也或以道而殉身或以身而殉道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車舟所載匪載我之身也載天之道也秀才有非車之車非舟之舟以載矣又將假有形之車有形之舟以行於陸以行於水而達於京師仰瞻奎閣清光於九天之上親而大有輔星焉疏而小有郎星焉試以車舟所載之身一鑒照於星光之下道果無所欠車舟

果有所載則其重其遠我所自有而此身之出處用舍

又奚足云

蘭畹說

蘭有君子之德其名見於易繫辭傳春秋左氏傳禮之

二戴記至屈子賦離騷則其言蘭悉矣蘭有德有用而

有益於世匪但載於儒家之書在醫經爲草部上品之

藥後之註離騷者援據醫經以辨其名物曰蘭生水旁

與澤蘭相似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緑葉光潤尖長有岐

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蓋有莖有枝之草卲
子所謂草之木者而今世所謂蘭則無莖無枝草之草
爾豫章黄太史以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
花而香不足者爲蕙俗閒同聲附和謬以此草當離騷
之蘭寇宗奭本草衍義亦復溺於俗稱反疑本草圖經
爲非甚矣其惑也夫醫經爲實用設非虛言也其可誤
識哉不知今之所謂蘭者醫若用之果可利水殺蠱而
除痰癖否予且其種莫盛於閩之漳與南劒夾漈鄭氏

考亭朱子皆閩人也豈有不識其土之所產朱子楚辭辨證既以洪氏所引本草之言為是而復申之云本草所謂之蘭雖未可識然似澤蘭則處處有之可推類以得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黄說者不相似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為佩若今之蘭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非可刈而佩者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鄭氏通志於昆蟲草木畧則云近世一種草如茅葉而嫩

其根謂之土續斷其花馥郁故得蘭名誤為人所賦詠夫鄭朱二先生之辨析如此而世俗至今承誤猶以非蘭為蘭何其惑之難解也古稱蘭蕙蘭蓎是蘭與蕙蓎同類蕙者零陵香也蓎者香白芷也皆可采而乾之收貯以為香藥經久而彌香非若今人所名之蘭不過如茉莉瑞香之花能香於一時而已章貢連芳潤修潔士取屈子離騷之辭以蘭畹名其書室屈子所好往往與楚俗異芳潤心屈子之心其所謂蘭必不與世俗同因

為誦予以所聞作蘭畹說以解世俗之惑欲人之誠真蘭而不惑於偽蘭也

無作說

內息貪嗔癡心外絶滛殺盜事此為學佛初階綺語亦合禁斷我不作以媚人人猶作以奉我人我雖殊罪業則一作綺語人不如無作試問居士如何如何一吾山人說

吳文正集卷六

吳文正集卷七

元 吳澄 撰

字説

凌德庸字説

吳興凌君時中在燕諗于臨川吳澄曰某生而父名之冠而字之曰德庸恒懼弗克稱願聞一言澄曰君以儒術吏事為世用方今仁賢大夫之列若而人士之列若

而人君所當事而友也若澄鄙儒不通時變者奚於此乎
問柳澄嘗聞之師矣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
定求也庸因中以為體中因時以為用昔之過也今為
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為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
夫理之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
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
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為庸蓋如
此所貴乎儒者之為政以其能得法外意也法有一定

之例事紛至乎前或行同而情異或名是而實非百千萬變莫能盡一概諸例而無權則府史自足以治世而又焉用士夫為近年法家齗齗於例惟謹雖有賢士大夫亦縮手攣足一毫不敢行其意聞君曾為盱郡獄掾辯疑辟於府反覆數四不置因藉是得紓死豈執一無權者所能令受知侍御史程公奏署東淮憲屬人皆偉公之不失所舉知君之不負所舉也君勉乎哉尊德性以極衡平之體道問學以括權變之用此中庸要領君

持是佐其長其必有非常之政聞於人人以為非常乃德庸之所以為常也夫

饒文饒字說

盱南饒君以有異稟宏齋包文肅公名之曰敏學字之曰文饒而為之說臨川吳澄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騖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尤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

敏如此也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義理日以精操修日以謹氣質日以變一身之言動一家之倫紀一國之政教天下後世之儀範皆文也自可欲有諸已以至于克實克實而有光輝文其不饒矣乎此古之所謂學所謂文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學何事者其書蓋可覩也饒君資敏而甚有志吾知其可與共學也懼夫無以古之學告者則今之學不過學記誦也學詞章也記誦之慱洽詞章之贍麗則曰文之饒也然而非

也古學今學之所以殊為己為人而已為己喻於義也為人喻於利也昔陸子白鹿講篇一時深見取於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切中學者之病也包公甞學於陸子之門吾故取其意以補包說之所未及夫異時不得專意于古學者猶曰科舉之利誘之也今無是矣而不絕利一原者何也吾不敏且未之學也而有志焉所願與饒君共勉之

著雍困敦相月六箕虞氏二子卯突而成既加元服乃
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
爾字用朂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
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
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予告汝采自誠而明行
有餘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及其誠功四體
充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僞言動威儀浸浸可偹事事一
是俯仰無怍威大周流進進罔覺采匪詞華集匪辯博

希賢希聖爾有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

右十有二章章有十六字

蕭佑字說

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多竒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夫榦支之合有從乖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為昏明粹駁之分也吾意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貴宜其富宜其壽也

得其昏且騃者宜其賤宜其貧宜其天也而或不然何哉吁此吾之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不知者也諸所言者天乎人乎吁此吾之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因書之為字說以贈

周元名辭

昔周元公少依於舅鄭龍圖卒以繼往聖開來學余愧

鄭龍圖多矣周氏其世有人哉其以元名

胡同孫字説

中隱胡君之叔子名同孫而字大中問其説扵予予不敢言亦不敢不言夫大中也者天地萬物同之古今萬世同之不可以意義求謂不偏不將非也謂無過無不及非也然則前聖所執所用之中與中隱君所隱之中同乎不同乎曰同能知其所同而得之扵所獨則幾矣如未然問之嚴君又未然問諸夫子之孫又未然問諸

唐虞夏后氏三聖人

范謙字說

豐城范謙字君益夫地中有山為謙山至高也地至卑也内所蓄者至高而外示人以至卑所以能受人之益若恃其高而矜且傲則人將曰是堂堂者是訑訑者孰肯告以善哉吾見其損矣故曰自高者不高况内本卑也而自高以欺人者乎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非特人益之天亦益之謙乎其尚有終

譚適字説

譚適既冠其父奉政公字之曰立之公之友為作字辭者凡三復以請於余余何言哉夫遵其途而有行者適也至其所而有定者立也立不難而適難世有慕京國而遊思故家而還者其行也患不致爾苟至覲京國之麗得故家之安豈有不定於其所者哉余故曰立不難今夫適萬里者不如其歷幾亭堠幾都邑幾山川而後至十里至某如是者以千計百里至某如是者以百計

千里至某如是者以十計其途有正者有它者有徑者有岐者出門而迷者有焉中路而迷者有焉行已十之九而迷者有焉迷而復猶可迷而不復終不致矣予故曰適為難顔子聖門之第一人也其行猶不無差失者其復能不遠而已世豈多顔氏子而謂吾行必不迷而能至也可乎適也欲導何途欲至何所余若復舉陳編腐談以凟告而曰此之謂適此之謂立是不誠於心無益於事而負子之請也謹不敢子其問途於已至之人

適之而繇其途則至之而立其所也必矣子歸以余言白於公公以為如何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於禮之説並同豎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通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此猶論語本立道生之立言植立愛親敬長之心以為愛敬他人之本字義以與竪立之意同

如有所立卓爾此言顔子見孔子之道如有一物卓然立於其前欲至之而不可至葢設喻之辭非言已之所立也揚子雲曰顔苦孔之卓是已

張仲默二子字說

汴張君仲默名其仲子曰權季子曰柢謂余字之余曰

物之輕重不齊也而衡之稱物常適其平者以權之或進或退也故君子之以義制事隨時取中者似之而泥於經者疑於權夫經之為經豈執而不通之謂因時制宜所以不違乎經也權乎其母舉一而廢百哉木之有柢也幹枝葉花所繇以生而實所繇以成也柢不深固則其葉其花不及他植矣况其實乎韓子云根之茂者其實遂柢乎其母輕本而重末哉請字權曰子經柢曰子實既以復于君君曰可乃書以遺之

張恒字說

學者張恒請字字之曰伯固易曰恒德之固也固者堅守而不移或勤或怠乍作乍輟無而為有虚而為盈者不至是必終始惟一無時厭倦而后能之易所云一德所云雜而不厭葢以此夫恒之資可以進其毋不一而易厭哉抑聞之聖師不重則不威而不固然則内固自外重始恒懋諸

馬氏五子字說

河北馬仲温之子名振名拯名授名持名揖其字曰舉曰用曰立曰敬曰肅請予即字為說以教戒之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賔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若子之字前定也久矣而子復何說哉請不置則曰昔聞郢相詒書於燕相史誤筆舉燭二字燕相推其說遵而行之燕國大治夫其所推之說非郢書意也而能有益於燕國今求有益於若子亦以燕說說可乎舉也用也仕者事立也敬也肅也學者事

仕而學學而仕相資不相離也欲獲舉於上必有用於世欲獲用於世必有立於已立已之道如之何內敬外肅而已立者守之固敬者心之一肅者貌之莊肅斯能敬敬斯能立立斯可用用斯可舉矣振拯伯仲叔季間究五字之義而交盡其所當然則由已及人何所施而不可苟五字之約弗之究雖五車之博奚益是為馬氏五子字說

岳至岳屋字說

東平岳伯陽之子曰至曰屋閭字於予夫大學篇端中庸篇末皆言至而溺卑汚安淺近者小有德而自足惡能至其至哉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故字至曰齊高躬自屋者不肯為不肖甘墮凡下人之品而不恥薄之甚者也語曰見賢思齊焉故字屋曰齊賢至從予學嘗聞其說矣尚以是告而弟

史魯字說

昔者聖人之門惟子貢之才識可亞於顔子諸弟子之

中曾子以魯稱而卒傳夫子之道者曾子也一以貫之之旨聖人不輕以語人得聞之者曾子子貢二人而已然於曾子也不待其問而直告之既告之後曾子深領會焉於子貢也先發其疑而後告之既告之後子貢亦未能如曾子之唯也然則子貢之達而反不及於魯者與竊嘗論之曾子之魯也其學一出乎誠蓋惟不恃天資之敏銳所當知者堅志以蘄於通所當行者強力以蘄於至誠篤懇切敢有一毫怠忽之心哉論語一書成

於曾氏門人之手而記言首述三省之章夫謀人必忠交友必信傳於師者必習可以見其誠矣知之為真知行之為實行所以能得夫子之道也中州史魯學於予予字之曰伯誠而語之以曾子之學魯也勉旃其毋曰此聖門學者事非今人之所可為

吳浚字說

崇仁貳令吳侯之孫浚字德普侯謂予教之予曰天之生人也其性善善端之發也如泉之出泉初出於地而

能浚之則其源深其流長所積彌多而所及彌廣行而為大川瀦而為大淵可以漕而通可以灌而注資人用膏物產利澤被乎天下其德不亦普乎苟不知所以浚則其源塞其流絕其涸可立而待也又何望其普也哉浚年少喜問學趨向正而志不畀有以擴充其善端如浚泉然予知其為川為淵而及物之普也有日矣浚之哉勿自畫

劉節劉範字說

劉節劉範富州尹真定劉㑺之伯子仲子也伯務學循理應事知方仲一惟伯氏步武是隨器之良者也節字叔度範字叔倫夫易之卦有節馬書之篇有範馬易之節曰節以制度書之範曰彛倫攸叙節如竹之有節而度者分寸尺丈之則也範如金之有範而論者先後次第之序也一言一行不踰乎界限之外斯中度矣一言一行必由乎模楷之内斯中倫矣能如是奚翅一家之良子而以居官為良吏立朝為良臣繇此其選也節也

範也尚思所以稱其名哉二子嘗從周栖筠學而栖筠遊吾門是以勉其進

黄東字説

豫章黄幼德之子名東字元長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介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為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汲於下流

而不能自授也又奚長之云東也勉夫東請問求仁之方曰稽之魯論

沙的行之字說

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杳不可聞也名且無而況於字乎自大鴻氏燧人氏以逮于羲農氏黄皥氏頊嚳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有稱號然其稱號也已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已初無名與字之別也至周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

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字然謂因生而猶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字者文所生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育生生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九州之內尚文則如中古之後九州之外尚質則如上古之時其俗之不同也舊矣皇朝區宇之廣鴻濛以來所未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九州內外靡不臣屬合諸國諸部而為一家蓋各

從其俗而莫之或同者也建康貳侯沙的公西北貴族於今日為能吏其治所至有聲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從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禮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者以行之為貴也慕之切而行不繼則虛文耳尚文而虛不如尚質之實也行之之行既取信於同列行之之字非直倖其名而已抑亦表其實云為之書者吳興趙子昂為之說者臨川吳澄也

吴仲堅字說

宏齋包公之彌甥吴良金字仲堅請訓戒之辭以說其字予曰金之所以為良者以其堅故是以經火百煉而其重不虧人之心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為之動矣堅歟柔歟惟子所擇包公學吾陸子之學其剖决於理欲之幾必有其說亦嘗聞之否乎予言何益於子哉

王學心字說

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内學也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内矣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為要孰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

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臨川黄令君字其學者王敏求曰學心故為誦予之所聞

吳晉卿字說

金谿吳晉卿字君錫問其說於予予曰晉者進也晉之為卦上明下順内順外明以一世言之君明於上可進

之時也臣順於下可進之道也以一身言之内順於理克己之仁也外明於理應物之智也遇明時行順道既仁且智如是而進其有不膺寵錫者乎故為侯而進覲則有車馬之錫為士而進用則有爵命之錫進之至善者也君錫之先君子登進士科得仕而君錫資質粹美又能文章進其學焉俾内於已而順外於物而明其將以世科進而受爵命之錫也餘事耳學進則身亦進其進也孰能禦之哉

張元復字說

易曰復亨何謂也復者陽剛之來亨者嘉美之會易以陽剛為君子之道一陽來復於六陰之時君子之道自此而長盛故曰亨張貴可之子元復請字字之曰道亨云

鄧中易名說

金華雲林鄧氏諸兄弟率取易卦立名伯初名蒙避廟諱更之曰中蒙者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卦也中者太

玄八十一首之第一首也玄之首做卦氣養首象頤為子月卿卦成舊歲之終中首象字為子月公卦間新歲之始中繼以周象復為一陽之辟卦漢儒卦氣之説雖與先天圖卦序不同然先天卦亦以復之間為中中者歲氣之一初也故名中字伯初部子有云先天圖自中起者心法也葢在天則為中在人則為心人能不失此初心反而求之何物非我擴而充之為賢為聖已分内事耳然則中之用功何先曰一伯初實致其力焉予之

所望也予豈為是虛言相媚悦而已哉

宋沂字説

臨江宋氏子名沂盖遠想聖門沂浴之樂者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它日之所能為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為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髮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顔子之

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魯南實有沂水也曾點實可往浴也故其言云然非虛言也今無可浴之沂而追想當日之事是亦妄想爾而與三子者之豫期何以異哉沂也身九衢埃𡎺之逺目四海名利之府於此超然而悟悠然而得其庶乎不然名雖曰沂夫子必不以子為點也沂字吾與而予為之說其義云

王玉字說

建康王玉冠而字振伯夫質之美者玉也玉之成器非一而玉磬最實名之曰天球藏之與河圖並樂之八音七音各一物惟磬有二有石焉有玉焉玉之聲清越以長詘焉以竟鳴之於初則以配升歌戞擊鳴球是也鳴之於後則以集大成玉振之是也孟子所云兒寬亦云蓋樂經之語也說者以振為收或者又謂不然振者振奮振蕩之義振旅振衣風振條漢振天聲之振同樂音將畢而至委靡必以持磬奮揚其音貴有終也孟子譬

聖之事以此凡人皆當至於聖遜第一等而為第二等
比於自暴自棄然人必學而後知道猶玉必琢而後成器
也孟子之璞玉雖萬鎰必使玉人琢之振之於他日者
已成器之玉琢之於今日者未成器之玉賦之以至美
之質者天也期之以至貴之器者人也亦在乎琢之而
已玉也勉夫内有大父母嚴父之訓外有師長良友之
規琢而成器也可待矣振之而成樂它日奚容遜哉玉
也勉夫其勿怠而祖而父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也

高諒字說

古人幼學之年固已請肄簡諒簡者書之篇諒者言之信夫不徒授之以書而必教之以信以此見古人之教乃躬行之實事而非止口誦之虛文也後世但知讀書一途爲學而已雖或廣覽博記該洽羣書而詭譎誑誕自幼已然至長益甚則不復可以爲人矣豈皆質之不美哉教之不先故也金陵高生名諒而字允中甚矣名之字之者得其當也允者信之誠於中諒者信之形於

外其能諒於外以其能允於中也生力踐其實以稱其名果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見而莫不稱之為信人然後無愧於古人務實之學雖然行已固當諒取友亦當諒友諒則為益友生之行於已者其勉之取於人者其謹之哉

吳文正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八十九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掄

吴文正集卷八

元　吴澄　撰

字說

孔得之字說

名者己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己也古人之名之字益無所取義近世有説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教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承事郎

寧陽縣尹孔思則字得之以予為父之黨而請其說予曰大哉子之名與字乎思者作聖之基也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為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孔氏自子思以下代有賢哲然能洞究聖學得此心印者未聞其人予聖人之後

也其有志於斯乎且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
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
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
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
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
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
九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子之俊偉通達嘗為學官掌
教矣嘗為祝官掌禮矣莞庫之塵勞校讐之清暇皆當

身親歷之試之於事殆無不可才士也夫今又出宰百里有社有民責任甚不輕也學道愛人此先聖教人以宰邑之則道若何而可學亦在乎思而得爾況身紹聖人之繫仕近聖人之居其感發興起當何如也其毋以才士自足而以學道為志學而思思而得將可以嗣聖傳而光千載豈但不忝於名與字之義而已哉

姜河道原字說

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也

水之發自崑崙也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為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學記以濟川之重其原喻為學之志於本覃懷姜道原以河為名以道原為字者其亦此意與盍河之原盡出山脉之所起而道之原盡夫道體之極也道原生許公仲平之鄉濡染先正之風脫去凡陋之識不以其年之

既長而肯降心以學於予予因其命名命字之意而書其志之遠大也於是為之說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原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原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兖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

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别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子用子貢之敏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

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之獘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以道原所志之遠大而舉夫子程子教人之法以告俾由近小而入理其衆派則卒之究其大原可俟也道原可與言必不以予言為卑淺

豫章田三益字說

權衡稱物之輕重其名有五曰銖曰兩曰斤曰鈞曰石也
黃金之數以鎰名則又出於五名之外鎰從金從益
諧聲而兼會意或云二十兩或云二十四兩皆於一斤
而增其兩以益之也故鎰取益之義豫章田君名鎰而
以三益字其取於益之義者大矣哉人之益莫大於友
友之益夫子獨取其三何也三友之目雖約而所該之
益甚博三益者萬鎰之所從生也直者為友則己之過
無隱諒者為友則己之善無偽多聞者為友則天下義

理之無窮古今事變之無盡莫不因吾之所已知而悉廣其所未知雖夫子之焉不學大舜之樂取諸人亦可階而升也益之大豈復有加於此者世人不達聖言之深疑三友之目有限而少之不知直諒多聞三者之益足以包括天下古今萬端之益而無遺可謂博之至也已而可少乎子嘉田君之益之大也為作字說以贈

曾瑛字說

瑛者玉之瑛也何以謂玉之瑛石玉之母也而有石英

馬瓊玉之類也而有瓊英焉琬琰玉之成器也而有琬琰之英焉英也者言其精華如草木之英也人之秀乎羣衆亦謂之英曾瑛之父請予字其子於是字之曰英玉先儒以人有英氣比水晶而不以比玉葢溫潤含蓄者玉也光明瑩徹者水晶也既為玉矣而又曰英何也玉之英非如水晶之光雖溫潤含蓄而氣如白虹精神見于山川是為可貴也苟徒瑩徹而已謂之英則可胡可謂之玉哉竊嘗論之玉而英上也英而不純乎玉次

也不玉而英下矣不英而又不玉下之下者也聖愚賢不肖之分大率有四瑛也其擇於斯

虞豐虞登字說

潭州路教授虞先生之子豸有子曰豐曰登先生命之名俾予字之予曰先生所期於孫者至矣夫人之志非甚狹陋卑汚孰肯以小者下者自足而不期至於大且高者哉學必至於為聖人仕必至於宰天下茍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爾豐者期之積而大也登

者期之升而高也以其期於大則自豐曰與京傳云京大也以其期於高則孚登曰與齊詩云誰為華高企其齊而先生所期則然也而豐也登也所以副親所期者宜何如哉期於大期於高者德與才也名與位也資與力也德與才天所賦也擴之極其大崇之極其高在乎學以充之而已天爵脩而人爵從名位固不待求也而資力又何足計哉雖然衆流之合匯于海跬步之進躋于巔大自小而積高自下而升也才德名位之豐登靡

不由是欲以學而充其才德其亦曰小學者大學之始下學者上達之基威儀三千事之細微而曲當未易孝弟二字行之甲近而篤行寔難此其大凡也充其類非可以一言盡豈也登也日過庭而問諸

曾尚禮字說

古之經禮其目三百而儀禮十七篇嘉禮賔禮僅存其十於僅存之中最易行者冠禮也而其廢也久矣司馬公及程子朱子惟恐人之憚其難故又斟酌古禮而損

益之庶其便於今而可行然人亦莫之行也故其在吾鄉惟蜀郡虞氏及予二家猶不廢此禮他益鮮有聞焉翰林應奉曾巽初在京冠其子有賓有贊有三加若醮若字其儀一倣朱子所定古禮久廢之餘而獨行人之所不能行可謂篤志好學之君子已屬予有疾弗及往觀冠畢巽初以其子求見且曰巽申之子如璩既冠賓字之以尚禮賜一言以繹其字之義可乎予謂詩言如圭如璋者喻粹美之德如圭璋之玉也考之周官璋之

用不一尚其色則有赤璋尚其飾則有大璋又有中璋邊璋牙璋之别用之南方禮陽神也用之山川禮陰示也用之賓客則以禮乎人也不惟用之於文事而亦用之於武事起軍旅治兵守莫不於璋乎是用然則吉禮嘉禮賓禮軍禮皆用璋也所尚乎璋之為禮者貴其有粹美之德也德可貴者璋之體禮可尚者璋之用也抑聞古者男子生而弄之璋葢自其初生之時而期之已不薄矣及其既冠貴以成人則必其德之體無一可疵

而禮之用無一不宜也夫欲倫知所尚之禮而無闕於既冠之所用其亦勉脩所如之德以無忝於初生之所期者哉於是書此以授如璋而為尚禮字說

萬實元茂字說

君子恥聲聞之過情喜其實病其虛也原泉之有本而混混不舍衣錦之尚絅而闇然日章有其實者蓋如是漢儒之言實而曰茂實何也茂者植物之甚盛也莊子嘗云畊而鹵莽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其實亦滅

裂而赧夫其實之鹵莽滅裂也雖實而非茂也昔者國之選士其科有所謂茂材君之厲臣其語有所謂茂功才而茂甚盛之實能也功而茂甚盛之實効也彼鹵莽滅裂之實安敢望此乎然則實固難實之茂者尤難也豫章士萬氏實名而元茂字清江范德機叙其名與字之說以勉之范之清操廉節實清實廉者也益貧而益堅彌久而彌光斯其為實之茂也已元茂從之游其有所師法歟予方慨斯人之不可復見而幸見斯人之所

與游者焉如見吾德機也是以識乎其說之左

戈直伯敬字說

戈直初字以敬予為更之曰伯敬請問其說予曰敬以直內夫子傳易之言也程子謂夫子言敬以直內而不言以敬直內葢主於敬則內自直非以敬而直其內也以敬者夫子之所以教子路子路問君子而夫子答之曰脩己以敬敬以直內者成德之事也脩己以敬者自始學至成德皆然始能脩己以敬則終能敬以直內矣

脩己以敬者如之何坐如尸坐之敬也立如齊立之敬也張拱徐趨者手足之敬聽必恭視毋回者耳目之敬也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無一時一處而不如斯則事不二三心無他適內之直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直者心正而不斜倚之謂然事未易言也予姑從事於敬

弋宜字說

弋直之弟名宜字叔義求言於予噫予言之易也而行

之實難予言之弗能行虛言爾奚益哉義者宜之理也處事各合乎天理之宜則為義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義與欲對或分毫有狥欲之心斯賊義矣日月之間惴惴然唯恐入於利陷於欲必事事皆由乎天理夫是之謂宜夫是之謂義宜也有嘉名有嘉字尚勉行之以稱其名稱其字哉

湯盤又新字說

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别以一器

盛水寘手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即盤也内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考之玉藻浴盆用杅考之他書沐盆用盆盆也杅也皆以盛水漬髮於盆之内裸身於杅之内漬髮裸身既褻且汙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褻不汙故可刻文而銘也

按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曰日而沐浴不可謂日新矣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註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葢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改也日新者

何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汚而新之也茍之為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武寧士湯氏名盤字又新因正大學傳文註釋之誤而書以遺焉

黄璧元瑜字説

玉之為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有琥有璜焉而禮天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為貴昔有一璧當十五

城天下皆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葢非他玉所能同也宜春黄君名璧而字與其名不類予為更其字曰元瑜瑜者玉之至美也非至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擿無垢可磨接於人者温如斯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其宜於禮大也吾知其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有言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言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為轉運司屬官持身謹清瓊異儕輩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之若無

漠然不以動乎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其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予既更其字因為之著其說而俾異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朱肅字說

國子祭酒鄧侯以敬之字淛士朱肅肅問其義予曰先儒以敬為攝心之具作聖之基淵矣予未之能也唯朱門黄直卿先生謂敬字之義近於畏者最切於己凡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必思之曰此天理與抑人欲也苟人

欲而非天理則不敢為惴惴儆慎無或有慢忽之心其為敬之也已尚勉之哉

陳幼實思誠字說

陳幼實請更其字字之曰思誠人之初生已知愛其親此實心自幼而有者所謂誠也愛親仁也充之而為義為禮智皆誠也而仁之實足以該之然幼而有是實心長而不能有何也夫誠也者與生俱生無時不然也其弗能有者弗思焉爾矣五官之主曰思孟子有云思則

得之周子亦云思者聖功之本思於行之先則能知其所當知思於行之際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所以復其真實固有之誠也幼實之資篤實而不已於學其進於是也益不難大哉思乎其學誠之階梯乎

黄珏玉成字說

天下之可寶莫如玉玉者寶之至美者也雙玉為珏珏者玉之至重者也人而如雙玉之珏是有至純至粹之美者也吾郡黄提舉之宗孫名珏生長素封之家而慈

良溫恭藹然王謝子弟丰度方且及吾門問修己接人之道如之何珏之字曰玉成珏之志益以玉雖重寶必琢而後成器亦知人有美資必學而後有成也問學於予而將以成其美亦如玉之求琢於工而將以成其器也予嘉其志而勗之以學予所謂學非欲其學記誦以夸博非欲其學辭章以衒文也其學在處善循理在信言謹行在孝弟忠順在睦婣任恤於家而一家和於族而一族和於鄉而一鄉和於官而一府和推而廣之無

施不宜果若是則昔猶二玉相合之理今猶一玉琢成之器為圭為璋為璧為琮為瓚為斝為盤為敦為諸多珍玩遂成天下有用之至寶此珏之所以為玉成者歟

陳君璋伯琬字説

玉有琢飾之文謂之章詩言追琢其章是也然圭璋璧琮琥瓚皆玉也而貴莫貴於圭桓信公穀琰琬皆圭也而貴莫貴於琬何也六玉者或以禮神或以接人其用不同各有所執而七命以上乃得執圭故圭之視六玉

猶尊凡圭者或取其方或取其直或取其恭巳或取其養人或取其除慝而琬圭所以象德故琬之視圭為尤重陳氏子君璋以琬為字夫璋者篆玉之文華琬者象人之德美君璋涉書通務習國字諳國音嘗觀光于天京達人樂與其進所謂瑑飾之章固有之矣而内之事親長外之事尊貴又能始遜順而無違則所謂象德之琬豈亦外是哉予考圭之制均之剡其首而鋭其上琬獨不鋭而無鋒芒葢琬之為言婉也婉有圜之義焉

然則琬圭所象之德非以制行之婉應世之圓而削除鋒芒也邪韓子詩云磨礱去圭角琬之德是以副章之文者在此予與璋之父同里而相得嘉其子之有嘉名嘉字也於是作字說以貽之

沂州曹茂字說

沂州曹茂字蜚英漢書云蜚英聲騰茂實茂者學業之美盛也英者才智之過人也蜚與飛同在内有美盛之實能在外有過人之聲名也

陳文暉道一字說

陳文暉字道一或議其名與字之不相當衷用和與之厚善以問於予予曰人之踐行者為道道非物外幽隱之事也道之著見者為文文非紙上工巧之言也明乎此則知文之炳煥而暉即道之貫徹而一也惡得為之不相當也哉世之人論文則淪於卑近論道則騖於高遠往往離文與道而二之失之於卑近俗儒之詞章爾失之於高遠者異端之虛寂爾吾聖人之所謂文所謂

道不如是散而為暉歛而為一而已矣顯微無間斯之謂歟用和曰請書此以為字說而遺道一可乎予曰可

饒氏四子字說

臨川饒心道之教子也以禮故其名子也皆於禮乎有取伯名約仲名絢叔名經季名紀而請予字之予字約曰伯本博而約之以禮者末而反其本也字絢曰仲儀素而絢之以禮者質而倫其儀也字經曰叔常傳云夫禮天之經經者言其常也字紀曰季理記云禮義以為

紀紀者言其理也蓋理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之治身則莊敬斯須不莊敬而慢易生焉人之於禮也可不學乎昔關西張子教學者先學禮程子善之饒氏四子之承父訓也其必内而主一無適以立乎其大外而三百三千以謹乎其小庶其無忝於父之所期者夫

楊悳楊悳字說

河南楊友直之子曰悳曰悳請予字之予考六書之義

恣從心從丈德從心從直雖諧聲而兼會意心之所欲
言者傳之於文是之謂忞心之所得乎天者其理則直
是之謂悳忞者心之傳也字之曰心傳悳者心之得也
字之曰心得凡古聖先賢之書皆所以傳其心者苟能
博學詳說而反約言則此心之傳其傳在我矣五常萬
善之理皆吾之得於心者苟能精思力踐而妙契焉則
心之得其得不失矣忞也悳也有良質可以受學有暇
時可以務學家有嚴父歸求而有餘師心之傳心之得

可計日而有功也其勿自隋自棄也哉予既為字又為之說以贈

書武仁夫字說後

聖門教人無它事曰仁而已樊遲司馬牛門人之下品其問仁也亦未嘗無誨言葢仁者人所固有人人可求也然勇如子路藝如冉有習禮如公西華夫子各稱其能至於仁一則曰不知二則曰不知何也仲弓顏氏流亞德行顯聞者也而亦曰不知其仁噫仁之難能也如

是夫能之難言之易可哉恒山武寧仁其字所師吴民瞻為作字說而嗣作者十餘人自孟程以來名狀夫仁者援引無遺矣復徵予言噫已言可損未言不可益也予敢易於言哉雖然讀戴記得廿有七言曰九容讀魯論得廿有八言曰九思容容如其容思思如其思仁其幾乎雖然此非徒言之所可能也尚允蹈諸

王章伯達字說

金谿王章將冠請予字之予字曰伯達章從音從十蓋

數至十而竟樂音之竟則為一章凡樂之節前章既成而後達於文學之循序漸進亦若是儻未了其一遽及其二是欲速也烏乎而能達哉吾未見躐等以進而其學有得者也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因章請字而語以進學之法章其勉諸

吳文正集卷八